

後漢書

冊十三

後漢書卷五十三

宋宣城

太守

守范

曄撰

唐章懷太子

子

賢注

竇融列傳第十三

竇融傳

弟子固

曾孫憲

玄孫章

竇融字周公扶風平陵人也七世祖廣國孝文皇后之弟封章武侯

城在今滄州魯城縣屬勃海郡故

融高祖父宣帝

時以吏二千石自常山徙焉融早孤王莽居攝中爲

強弩將軍司馬

強弩將軍即莽義侯王俊

東擊翟義還攻槐里

槐里趙明霍鴻等起兵以應翟義王邑等破之

還合軍擊明鴻等滅之融時隨其軍也見前書

以軍功封建武男

東觀記續漢書並云寧武男

女弟爲大司空王邑小

妻家長安中出入貴戚連結閭里豪傑以任俠爲名然事母兄養弱弟內修行義王莽末青徐賊起太師

王匡

匡之子王舜

請融爲助軍與共東征及漢兵起融復

從王邑敗於昆陽下歸長安漢兵長驅入關王邑薦

融拜爲波水將軍

前書音義曰波水在長安南

賜黃金千斤引兵

至新豐莽敗融以軍降更始大司馬趙萌萌以爲校

尉甚重之薦融爲鉅鹿太守融見更始新立東方尙

擾不欲出關而高祖父嘗爲張掖太守從祖父爲護

羌校尉從弟亦爲武威太守累世在河西知其土俗

獨謂兄弟曰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帶河爲固

張掖屬國精兵萬騎

漢邊郡置屬國皆

一旦緩急杜絕河津

足以自守此遺種處也

遺留也可全不畏絕滅

兄弟皆然之

融於是日往守萌

守猶求也

辭讓鉅鹿圖出河西

圖謀也

萌

爲言更始乃得爲張掖屬國都尉融大喜卽將家屬

而西旣到撫結雄傑懷輯羌虜

輯和

甚得其歡心河

西翕然歸之是時酒泉太守梁統金城太守庫鈞

前書

音義曰庫姓卽倉庫吏後也今羌輔

張掖都尉史苞

三輔

文茂陵注苞字叔酒泉都尉竺曾敦煌都尉辛彥並州

郡英俊融皆與爲厚善及更始敗融與梁統等計議

曰今天下擾亂未知所歸河西斗絕在羌胡中

斗峻純也

前書曰成山斗入海不同心戮力也

則不能自守權鈞力齊

復無以相率當推一人爲大將軍共全五郡觀時變

動議既定而各謙讓咸以融世任河西爲吏人所敬

向乃推融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是時武威太守馬

期張掖太守任仲並孤立無黨乃共移書告示之二

人卽解印綬去於是以梁統爲武威太守史苞爲張

掖太守竺曾爲酒泉太守辛彥爲敦煌太守庫鈞爲

金城太守融居屬國領都尉職如故置從事監察五

郡河西民俗質樸而融等政亦寬和上下相親晏然富殖脩兵馬習戰射明烽燧之警羌胡犯塞融輒自將與諸郡相救皆如符要赴敵不失期契也每輒自破之其後匈奴懲乂云乂創也說文亦懲也稀復侵寇而保塞羌胡皆震服親附安定北地上郡流人避凶饑者歸之不絕融等遙聞光武卽位而心欲東向以河西隔遠未能自通時隗囂先稱建武年號融等從受正朔囂皆假其將軍印綬囂外順人望內懷異心使辯士張玄游說河西曰更始事業已成尋復亡滅此一姓不再興之効今卽有所主便相係屬一旦拘制自令失柄後有危殆雖悔無及今豪傑競逐雌雄未決項羽謂高祖曰願與沛公決雌雄當各據其土宇與隴蜀合從前書音義曰以利合爲從以威執相脅高可爲六國下不失尉佗仲姓趙真定人也陳勝起佗行南海

尉遂王有南越

融等於是召豪傑及諸太守計議其

故曰尉佗也

中智者皆曰漢承堯運

左傳曰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事孔甲爲御龍

氏春秋時晉卿士會卽處者爲劉氏戰國時劉氏自秦獲於魏魏遷大梁都於豐號豐公卽太上皇父也故曰漢承堯運

歷數延長今皇帝姓號見於

圖書

謂劉秀發兵捕不遺河圖赤伏符曰

自前世博物道術之士谷子

雲夏賀良等建明漢有再受命之符言之久矣

前書成帝時谷永上書曰陛下當陽數之標季涉三十七之節紀哀帝時夏賀良言赤精子識漢家曆運中衰當再受命矣

故劉子駿改易名字冀應其占

劉歆以哀帝建平元年改名秀字穎叔命冀應符命

及莽末道士西門君惠言劉秀當爲天子遂

謀立子駿事覺被殺出謂百姓觀者曰劉秀真汝主

也皆近事暴著

著見也智者所共見也除言天命且

以人事論之今稱帝者數人而洛陽土地最廣甲兵

最强號令最明觀符命而察人事它姓殆未能當也

諸郡太守各有賓客或同或異融小心精詳遂決策東向五年夏遣長史劉鈞奉書獻馬先是帝聞河西完富地接隴蜀常欲招之以逼囂述亦發使遺融書遇鈞於道卽與俱還帝見鈞歡甚禮饗畢乃遣令還賜融璽書曰制詔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屬國都尉勞鎮守邊五郡兵馬精彊倉庫有蓄民庶殷富外則折挫羌胡內則百姓蒙福威德流聞虛心相望道路隔塞邑邑何已長史所奉書獻馬悉至深知厚意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猶前通曰與楚勝與漢卽漢勝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諸事具長史所見將軍所知王者迭興千載一會言時難得而易失也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周室微弱齊桓晉文輔之以霸天下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

亦宜以時定

創通說韓信曰三  
分天下鼎足而立

天下未并吾與爾絕

域非相呴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效尉佗制七郡

之計

秦胡語

番禺人相輔

此亦一州地理志

曰蒼梧

鬱林合浦

交趾九真南海

日

頗有中

趙佗

國人相輔者皆越南也

○劉攽曰此爲七郡也

效致也

流俗本作教

王按文國當作海

王

本作玄

之

情

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己事而已今以黃金二百斤賜將軍便宜輒言因授融爲涼州牧璽書旣至河西咸驚以爲天子明見萬里之外網羅張立一作玄之情

融卽復遣鈞上書曰臣融竊伏自惟幸得託先后末

屬蒙恩爲外戚累世二千石至臣之身復備列位假歷將帥假猶也守持一隅以委質則易爲辭以納忠則

易爲力書不足以深達至誠故遣劉鈞口陳肝膽自

以底裏上露長無纖介

底裏皆露言無藏隱

而璽書盛稱蜀漢

二主三分鼎足之權任囂尉佗之謀竊自痛傷臣融雖無識猶知利害之際順逆之分豈可背真舊之主事姦僞之人廢忠貞之節爲傾覆之事棄已成之基求無冀之利此三者雖問狂夫猶知去就而臣獨何以用心謹遣同產弟友詣闕口陳區區友至高平高平今縣也涼州東觀記及續漢書席皆作虞字見尉籍傳會囂反叛道絕馳還遣司馬席封間行通書甚備魄囂傳解見帝復遣席封賜融友書所以尉籍之融既深知帝意乃與魄囂書責讓之曰伏惟將軍國富政修士兵懷附親遇尼會之際國家不利之時謂漢莽篡奪也王守節不回邪也承事本朝後遣伯春囂子恂之字也委身於國無疑之誠於斯有效融等所以欣服高義願從役於將軍者良爲此也而忿悁之閒謂恚也改節易圖君臣分爭上下接兵言違背光武也委

成功造難就

委棄

去從義爲橫謀

去從背山東也百西蜀也

年累之一朝毀之豈不惜乎殆執事者貪功建謀以

言魄蠶執政事者貪有其功而立此逆謀也

融竊痛之當今西州

地執局迫人兵離散易以輔人難以自建計若失路

不反聞道猶迷

淮南子曰淮南子與轂致數千里不通於道者如車軸不運於己而與轂致數千里不通於道者若

北然猶復迷惑矣

迷惑告以東西南北公孫述而輕光武

夫負虛交而易強禦恃遠救而輕近敵

負亦恃也易輕也恃也

不南合子陽則北入文伯耳

文伯盧芳

也公孫述而輕光武易音以政反

未見其利也融聞智者不危衆以

衆也棄子微功於義何如

言違義也

且初事本朝稽首北面

忠臣節也答陽之義臣北面答君也

禮也禮君南嚮

及遣伯春垂

涕相送慈父恩也俄而背之謂吏士何忍而棄之謂

留子何對伯春故曰留也

自起兵以來轉相攻擊城

留子何對伯春謂見在之子

去從義爲橫謀

去從背山東也百西蜀也

郭皆爲丘墟生人轉於溝壑今其存者非鋒刃之餘  
則流亡之孤迄今傷痍之體未愈哭泣之聲尚聞幸  
賴天運少還而大將軍復重於難是使積痼不得遂  
瘳幼孤將復流離其爲悲痛尤足愍傷言之可爲酸  
鼻宋玉曰孤子寡婦寒心酸鼻庸人且猶不忍況仁者乎融聞爲  
忠甚易得宜實難左傳曰忠爲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憂人大過  
以德取怨詩曰不以我爲德反以我爲讐知且以言獲罪也區區所  
獻唯將軍省焉囂不納融乃與五郡太守共砥厲兵  
馬上疏請師期帝深嘉美之乃賜融以外屬圖及太  
史公五宗外戚世家景帝子十三人爲王而母五入同母者爲一宗故曰五宗言景

帝以竇氏所生而孫衆多也魏其侯列傳竇嬰太后從兄子也封魏其侯魏其縣屬  
郡琅邪雅曰男子謂姊妹之子曰出定王景帝之子朕之所祖昔魏其一

言繼統以正

梁孝王景帝弟也亦竇太后所生梁王

酣帝從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帝何

以得傳梁王

長君少君尊奉師傅

長君竇太后弟廣國

帝遂止矣行者與居長君少君由此爲退讓君子不以富貴驕

人見前書脩成淑德施及子孫施延也音

此皇太后神靈

上天祐漢也從天水來者寫將軍所讓隗囂書痛入

骨髓畔臣見之當股慄慙愧忠臣則酸鼻流涕義士

則曠若發矇

說文曰曠明也有眸子而無見曰矇前書楊雄曰乃今日發矇廓然光矣

非忠孝慤誠孰能如此

說文曰慤謹也慤或作懿

豈其德薄者所能克堪囂自知失河西之助族禍將及欲設閑離之

說亂惑真心轉相解構

相解說而結構以成其姦又京師百

僚不曉國家及將軍本意多能採取虛偽誇誕妄談

令忠孝失望傳言乖實毀譽之來皆不徒然不可不

思今關東盜賊已定大兵今當悉西將軍其抗厲威  
武以應期會融被詔卽與諸郡守將兵入金城初更  
始時先零羌封何諸種殺金城太守居其郡隗囂使  
使賂遺封何與共結盟欲發其衆融等因軍出進擊  
封何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得牛馬羊萬頭穀數萬斛  
因並河揚威武並音蒲浪反伺候車駕時大兵未進融乃  
引還帝以融信効著明益嘉之詔右扶風修理融父  
墳塋祠以太牢數馳輕使致遺四方珍羞梁統乃使  
人刺殺張玄遂與囂絕皆解所假將軍印綬七年夏  
酒泉太守竺曾以弟報怨殺人而去郡東觀記曰曾  
弟報怨殺人而失去郡融承制拜曾爲武鋒將軍更以辛彤  
代之秋隗囂發兵寇安定帝將自西征之先戒融期  
會遇兩道斷且囂兵已退乃止融至姑臧姑臧縣名屬武威郡

匈奴故城也。西河舊事曰涼州城昔被詔罷歸融恐

縣也。臧城後人音訛名姑臧也。

被詔罷歸融恐

今涼州縣也。西河舊事曰涼州城昔

被詔罷歸融恐

大兵遂久不出乃上書曰隗囂聞車駕當西臣融東

下士衆騷動計且不戰囂將高峻之屬皆欲逢迎大

軍後聞兵罷峻等復疑囂揚言東方有變西州豪傑

遂復附從囂又引公孫述將令守突門

突門守城之門墨子曰城

百步爲突門也。一臣融孤弱介在其間

杜預注左傳云外猶間也雖承威

靈宜速救助國家當其前臣融促其後緩急迭用首

尾相資囂執排迮

排迮謂蹙迫也。

不得進退此必破也若兵

不早進久生持疑則外長寇讐內示困弱復令讒邪

得有因緣臣竊憂之惟陛下哀憐帝深美之八年夏

車駕西征隗囂融率五郡太守及羌虜小月氏等

小月氏等

西域步騎數萬輜重五千餘兩與大軍會高平第

一志云高平今原州縣郡國名有第一城融先遣從事問會見儀適

猶言

儀注是時軍旅代興諸將與三公交錯道中或背使者交私語帝聞融先問禮儀甚善之以宣告百僚乃置酒高會引見融等侍以殊禮拜弟友爲奉車都尉從弟士太中大夫遂共進軍囂衆大潰城邑皆降帝高融功下詔以安豐陽泉蓼安安風四縣四縣並屬廬江郡安豐縣南杜預注左傳曰豐今壽州縣也故城在今霍山縣西北安風本漢六安國及陽泉故城並在今安豐縣名蓼而己○劉攽曰蓼封融爲安豐侯弟友爲顯親侯州成紀縣東南也秦遂以次封諸將帥武鋒將軍竺曾爲助義侯武威太守梁統爲成義侯張掖太守史苞爲褒義侯金城太守庫鈞爲輔義侯酒泉太守辛形爲扶義侯封爵既畢乘輿東歸悉遣融等西還所鎮融以兄弟並受爵位久專方面懼不自安數上書求代詔報曰吾與將軍如左右手耳韓信

七  
蕭何自追之人曰丞相何亡高祖聞之如失左右手耳見前書

數執謙退何不曉

人意勉循士民無擅離部曲及隴蜀平詔融與五郡太守奏事京師官屬賓客相隨駕乘千餘兩馬牛羊被野融到詣洛陽城門上涼州牧張掖屬國都尉安豐侯印綬詔遣使者還侯印綬引見就諸侯位賞賜恩寵傾動京師數月拜爲冀州牧十餘日又遷大司空融自以非舊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每召會進見容貌辭氣卑恭已甚帝以此愈親厚之融小心久不自安數辭讓爵位因侍中金遷口達至誠金遷安上之曾孫

孫安上日譚弟倫之子又上疏曰臣融年五十三有

遷哀帝時爲尚書令

遷安上之曾孫

子年十五質性頑鈍臣融朝夕教導以經藝不得令觀天文見識記誠欲令恭肅畏事恂恂循道不願其有才能何況乃當傳以連城廣土享故諸侯王國哉

因復請間求見帝不許後朝罷逡巡席後帝知欲有  
讓遂使左右傳出它日會見迎詔融曰日者知公欲  
讓職還土日者猶往日也故命公暑熱且自便今相見宜論  
他事勿得復言融不敢重陳請二十年大司徒戴涉  
坐所舉人盜金下獄帝以三公參職不得已乃策免  
融明年加位特進二十三年代陰興行衛尉事特進  
如故又兼領將作大匠弟友爲城門校尉兄弟並典  
禁兵融復乞骸骨說苑曰晏子任東阿乞骸骨以避賢者之路輒賜錢帛  
太官致珍奇及友卒帝愍融年衰遣中常侍中謁者  
卽其臥內強進酒食融長子穆尙內黃公主代友爲  
城門校尉穆子勳尙東海恭王疆女泚陽公主友子  
固亦尙光武女涅陽公主顯宗卽位以融從兄子林  
爲護羌校尉竇氏一公兩侯三公主四二千石